

第十四回 獲王孫眾詢首相 平倭寇女賽千軍

話說張居正聞素娟之言大驚道：「不意你一個閨中幼女，有此等奇謀。揣情度勢，言言合理，句句中竅，你有如此絕世聰明，想必是個張良復生，孔明再世。」

素娟道：「芻蕘之論敢瀆尊聽，實以大人相度體容，故效鉛刀一割之用，何須過譽。吾有一胞弟名貴保，有通徹三教九流之學，有經天緯地之才。武略文韜，識見勝吾十倍。」

張居正便問：「你弟在家作何事業？」

答道：「吾弟在家得一名師教習韜略，是以奴家亦學得些校」居正大喜，隨吩咐左右，凡遇京中有貴保其人速來報知。

眾人應命。明日眾官員請張居正到撫台衙門商議。張居正就把素娟的計策教眾官照式行事。住了數日即別眾官回京。張居正去後，巡撫方金湖就差鮑德往倭王俺達大營，把哪咭之事對他說知，並用好言安慰他。過了數日，倭王即帶兵到濟南帝城十里下寨攻打各城。督撫依張居正計策閉門不戰，暗在山林隱密之地數處暗設旌旗，或三更或午後，一日數次鼓角齊鳴。倭王見各處有伏兵埋伏，不敢出戰。督撫調精兵從私路抄出，剿他巢穴，燒他糧道，弄得俺達求戰不得，守又不能。被他燒去糧草，劫去巢穴，進退兩難。只得卑辭哀懇交回哪咭，自願來朝入貢，求請天朝封爵以壓服鄰邦，作為中國的附庸，照申准兩國貿易，又願把趙全等獻出。倘若不肯，定必起了傾國之兵，攻破城池，寸草不留。王崇古即修書一封，差一心腹之將把此情節入京報知相府，求張居正早設方略。張居正把來書與素娟同看，看罷對素娟道：「據來書所說，你前言已驗。今番宜用何計策？」素娟道：「倭王之言，雖未可盡信為實，但愛孫心切，想得他回歸國中似是個真情。」張居正道：「俺達既想王孫歸國，為何不即把趙全等替換？其中或有奸詐？」素娟道：

「他不肯即交趙全等叛臣一齊替換，是心中嫌將賤換貴將輕換重，似覺羞辱一般。原不是愛惜這幾個叛臣，不忍傷他性命也。哪咭這個番狗留養他何用，不過想留下這個當戩。今俺達著急，等他有求於我中國，使中國受益。為今之計，當差人對倭王說，天朝恩典，極喜悅你，王孫甚是優禮相待，令俺達心安。又叫哪咭穿戴起賞賜蟒袍玉帶，登城樓與俺達相見。俺達見哪咭得中國如此敬重，可以誇壓鄰邦，人人以為榮幸。想得哪咭回國的心更急，斯時俺達心頭之寶在我掌握揜拿，任我出甚麼難題不怕他不依了。但如今倭王言辭雖然哀懇，不肯退兵，猶恃強挾制，何曾是個真心輸服呢。如果他真心輸服，必要責他先把趙全等罪官盡數送入我境內，把人馬退去，然後差官以禮送他王孫歸國。若仍舊屯兵逼勒陣前替換，只怕倭人反覆難信，臨時變局，或只把當日跟隨趙全的手下無名小卒縛來兌換，豈不大失天朝體統。至於封爵貢市二事，都在不可不可之間。至若邊疆治亂，不重在哪咭的去留，重在倭人求和的真假。他若真心和好，何妨封他官爵，何妨准他貿易呢？戰爭暫息，我得閒暇，操練軍馬，修葺城池。烽火不驚，田禾成熟。倭肯依期朝貢，把他當作外臣看待。若他背盟抗逆，我即興兵問罪，在我能操必勝之權，必享數世太平之福。他若肯先縛趙全等入境，預將哪咭移住界口，若趙全等一到，然後將哪咭送出。即將趙全等解京正法，把首級傳示各處邊關，令奸臣畏懼。若移徙哪咭之時，被他伏兵搶奪當戩，就將哪咭斬首示眾，緊閉關門，出兵與他大戰。是他理偏人心不服，我理直氣壯，定必全勝。」

張居正道：「阿力哥與哪咭一齊同降的，留他不留呢？」

素娟答道：「阿力哥原係勸哪咭投降的，若送他回國必遭俺達毒手。今他兼留周元，則阿力哥亦可羈留以抵當，斷不可無故交出，留住此人，將來亦有用處。」張居正聽罷大喜，遂將這段議論對差官說知，叫督撫依計而行，必無敗事。這差官領命去到濟南，直情稟上。王崇古即命中軍到倭營，檄他先交出趙全等入境。俺達不肯，只把擄掠的男婦八十餘人，交與中軍帶回，便要索取哪咭。王崇古不肯受，俺達大怒，遂提兵攻打石雲堡。崇古見事勢中變，急與守備范宗儒商議。宗儒無奈何，命長子范國固，胞弟范宗偉宗依，親到倭營作當戩，替換趙全等。俺達大喜，即擒住趙鎖上囚車，命一員上將赤猛克押入官營中，不知趙全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